

古今圖書集成

中国学术类编

家范典

(三)



2225(00):92.1

中國學術類編

古今圖書集成

鼎文書局印行

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目錄四十卷〔清〕陳夢雷編

明倫彙編家範典三十一部一百十六卷

家範典

- 一 孝經
- 二 禮記
- 三 家範
- 四 家範
- 五 家範
- 六 家範
- 七 家範
- 八 家範
- 九 家範
- 十 家範
- 十一 家範
- 十二 家範
- 十三 家範
- 十四 家範
- 十五 家範
- 十六 家範
- 十七 家範
- 十八 家範
- 十九 家範
- 二十 家範
- 二十一 家範
- 二十二 家範
- 二十三 家範
- 二十四 家範
- 二十五 家範
- 二十六 家範
- 二十七 家範
- 二十八 家範
- 二十九 家範
- 三十 家範

古今圖書集成

家範典

各部部名上所冠數字係在本典之原部次各部部名下所附數字係在本典統編頁次之起頁

- 一 家範總部一
- 二 祖孫部六一
- 三 父母部一〇二
- 四 父子部一四二
- 六 教子部三七八
- 五 母子部二八三
- 一一 女子部五三二
- 一二 三子孫部五八七
- 一二 姑媳部五六五
- 二〇 夫婦部八三二
- 二一 媵妾部九七〇
- 一四 兄弟部六一一
- 一五 姊妹部七四三
- 一六 嫂叔部七六三
- 一七 妯娌部七七二
- 八 嫡庶部四四五
- 九 出繼部四七八
- 一〇 養子部五〇九
- 二二 宗族部一〇二九
- 一八 叔姪部七七五
- 一九 姑姪部八一七
- 二五 母黨部一一一九
- 二三 外祖孫部一〇九三
- 二四 甥舅部一〇九九
- 二八 妻族部一一四八
- 二六 翁婿部一一三二
- 二九 中表部一二五五
- 三〇 戚屬部一一六七
- 二七 姻婚部一二四三
- 七 乳母部四三八
- 三一 奴婢部二七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家範典

第七十九卷目錄

叔姪部紀事二

叔姪部雜錄

叔姪部外編

家範典第七十九卷

叔姪部紀事二

北齊書河間王孝琬傳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胄將出帝使追還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語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須著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南種殺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鷄鳴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鷄鳴孝琬將建金鷄而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室元都法順請以奏聞不從帝聞使搜之得鎮庫稍幡數百帝聞之以爲反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詎對曰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元倒轡過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叔喚我

作叔孝琬曰神武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爲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

奏諸西山帝崩後乃改葬

河南康舒王孝瑜傳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養于

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

謀及武成即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勅之曰吾欲

汾清二孟勳汝於鄴酌兩孟其親愛如此武成常使

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拳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

不可與臣下握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

命不可親由是厭及上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

獻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

余朱御女名摩女木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

子婚後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頗飲其酒三十七

盃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妻于彦載以出散之於車

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死

安德王延宗傳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

妓也延宗幼爲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

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

欲作衛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

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

楊愔傳愔字遵彥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見季就

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

愔類然獨坐其季父驥適人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

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爲愔

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以

飯之因以賢厲諸子曰汝輩但知遵彥謹慎自得竹

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

太原王紹德傳紹德文宣第二子也武成因怨李后罵紹德曰汝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之

樂陵王百年傳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即位

在晉陽羣臣請建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

請乃稱太后令立爲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

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

學前人大率中封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

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

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貴教

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枚字德貴封以奏帝乃發怒使

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決鬚與妃斛律氏

見帝於元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教字給與德貴所

奏相似遺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遠堂且走

且打所過處血皆遍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

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於後園觀看埋之妃

把袂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決棺在手拳不可開時

年十四其父光自縊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爲二十

七院掘得一小屍緋袍金帶一解一解一足有靴諸

內參竊言百年太子也或言太原王昭德

封隆之傳隆之字祖裔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

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孝琬字子倩七歲

而孤獨爲隆之所鞠養慈愛甚焉

盧文偉傳文偉族人房字季初從兄景裕俱在學

其叔同稱之曰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典吾

門在二子也

崔昂傳昂字懷遠年七歲而孤伯父吏部尚書孝芬

嘗謂所親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

那邵傳邵字子才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慈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忽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為之傷心痛悼雖其竟不再哭賓客弔慰投淚而已其高情遠識開道滯累果以還所未有也司馬子如傳子如性滑稽而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並加欽愛以此稱之兄纂先卒子庸之字仲度少好學天平中子如別封須昌縣公廼授廩之

魏收傳收從叔李景有才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欺忽李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諸之子也以華辭見稱會謂收曰爾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輪之比卿邪輪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也愚疑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其所噴散收忽李景方之不遇例多如此周書宣帝紀宣皇帝諱贊字乾伯高祖長子也西陽公溫杞國公亮之子即帝之從祖兄子也其妻尉遲氏有容色因入朝帝遂飲之以酒過而淫之亮聞之懼誅乃反機誅溫即追尉遲氏入宮初為妃尋立為皇后

晉湯公護傳護字薩保太祖之兄卻惠公額之少子也幼有志度晉泰初自晉陽至京時年十七太祖諸子並幼遂委護以家務內外不嚴而肅太祖嘗嘆曰此兒志度類我大統十五年太祖西巡至華北山遇疾馳驛召護護至涇州見太祖而太祖疾已極焉謂護曰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濟諸子幼小寇賊未寧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奉命齊煬王憲傳高祖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

憚之時高祖未葬諸王在內治服司衛長孫覽總兵輔政而諸王有異志奏令開府于智察其動靜及高祖山陵還諸王歸第帝又命智就宅候意因是告憲有謀帝乃遣小冢宰字文孝伯謂憲曰三公之位宜屬親賢今欲以叔為太師九叔為太傅十一叔為太保叔以為何如憲曰臣才輕位重滿盈是懼三師之任非所敢當且太祖勳臣宜膺此舉若專用臣兄弟恐乖物議孝伯反命尋而復來曰詔王晚共諸王俱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于別室至即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說帝使于智對憲意日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以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于地乃縊之時年三十五以于智為柱國封齊國公又殺上將軍安邑公王興上開府獨孤熊開府豆盧紹等皆以昵于憲也帝既誅憲無以為辭故託與等與憲結謀遂加其戮時人知其冤酷咸云件憲死也

柳毅傳毅字子昇河東解人也幼而爽邁神彩凝然髮威便有成人之量焉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毅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樓甚峻峻處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卿復覿復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

李穆傳穆字顯慶兄寶遠太祖選穆侍中又賜穆世子穆安樂郡又以寶子為平高郡守遠子為平高縣令並加鼓吹穆自以叔姪一家三人皆牧宰鄉里恩

遇過隆固辭不拜孝開帝踐阼久別封一子為縣伯穆請迴封賢于孝軌計之

李遠傳遠字基字仲和以兄植被收例合坐死為李父穆所請得免武成二年除江州刺史既被譴諸帝憂懼不得志保定元年卒于位年三十一中公穆尤所鍾愛每哭輒悲慟聞其所親曰好兒捨我去門戶豈是欲與

王勇傳勇代武川人也魏恭帝元年遷齊新陽郡公又論討茹茹功別封未固縣伯時有別封者例應同授次子勇獨請封兄子元興時人義之

韋叔裕傳叔裕字孝寬長子謙年已十歲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孝寬辭以兄子世康年長帝嘉之遂以妻世康

劉瑋傳瑋字祥字休微幼而聰慧占對俊辯賓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以至孝聞其伯父黃門郎瑋有名江左在嶺南聞而奇之乃令名祥字休微豆盧瑋傳瑋字未安封楚國公初瑋未有子養弟永恩子勛及生子讚親屬皆謂讚為嗣瑋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勛為世子世以此稱之及瑋薨讚襲爵

明倫彙編家範典第七十九卷叔姪部

第三二七篇 之三三七

古今圖書集成

何乃責於此乎護愈怒慶辭色無所屈卒以此免盧柔傳柔字子剛少孤爲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溫清亦同己親宗族歡重之

裴文舉傳文舉字道裕河東聞喜人也叔父李和爲曲沃令卒於聞喜川而叔母韋氏卒於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隴在齊境及文舉在本州每加賁葬齊人感其孝義潛相要結以韋氏柩西歸竟得合葬張元傳元字孝始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見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

隋書李穆傳穆字叔弼河東人穆念其懷舊陰遣兄子善衡賊殺之求盜不獲高祖大怒盡禁其親族初穆與從父弟翟墨有隙時穆有力遂爾墨殺之墨墨竟坐斬而善衡獲免

楊素傳素弟約字惠伯拜漸陽太守其兄子元感時爲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既分難形於顏色帝謂之曰公比憂悴得非爲叔邪元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約由是微入朝

許善心傳善心字務本字文化及弒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謝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反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義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

純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負氣命捉將來罵云我好欲放你取如此不通其黨輒幸曳因遂害之

李安傳安字元德高祖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恂爲僕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高祖恂怒爲內應趙謂安曰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而言曰兄弟無汗馬之勞過蒙獎擢合門竭節無以酬謝不意叔父無狀爲兇黨之所榮惑覆宗絕嗣其甘若饴蒙全首領爲幸實多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于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高祖爲之改容曰我爲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高祖亦爲安隱其事而不言高祖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慙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政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獎大節體此至公往者周歷既窮天命將及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承此澆季實繁茲充上大將軍軍州刺史趙郡公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枝朋惡猶子包藏不逞禍機將發安與弟開府儀同三司衛州刺史萬善縣男恂深知逆順披露丹心因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已

慈庸開實宜不踰時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地朕嘗爲思審遂致淹年今更詳案聖典求諸往事父子天性誠孝猶不並立況復叔姪輕情體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得正理宜錄舊勳重弘賞命于是拜安恂俱爲柱國賜緡各五千匹馬百匹羊千口復以恂爲備身將軍進封順陽

郡公安謂親族曰雖家門護全而叔父還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歔歔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于是疾甚而卒

李士謙傳士謙事母以孝聞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張虔威傳虔威字元敬性聰敏涉獵羣書其世父爲之謂人曰虔威吾家千里駒也房彥謙傳彥謙字孝冲事伯父樂陵太守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口弗先嘗

裴矩傳矩字弘大雍祿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矩曰親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矩始留情世事

突厥傳初鐵勒以其子雍處閭性懷遠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處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汗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彝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也雍處閭又遣使謂處羅侯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令根本反同枝葉令叔父之尊下我卑惟又亡父之命其可廢乎願叔勿疑相讓者五六

處羅侯竟立是爲葉護可汗以雍處閭爲葉護唐書任瓌傳瓌字璋廣州合滘人父七寶陳將忠之弟爲陳定遠太守瓌早孤忠撫愛甚每曰吾子雖多庸保耳所以寄門戶者瓌也

杜如晦傳如晦弟楚客少尚奇節與叔父淹皆沒于王世充淹與如晦有隙謂其兄殺之并囚楚客溺死世充平淹誅楚客請于如晦不許楚客曰叔殘兄今兄又棄叔門內殘豈豈不痛哉如晦感悟請之高

五八 司書集

祖得釋

殷踐猷傳猷字伯起陳給事中不害五世從孫博學尤通氏族曆教醫方與賀知章陸象先章述最善知章嘗號爲五總龜謂猷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初爲杭州參軍舉文儒異等科授秘書省學士用曹州司法參軍兼麗正殿學士以叔父喪哀慟歐血而卒踐猷族子成己母顏叔父吏部郎中敬仲爲酷吏所陷率二妹耳訴冤敬仲得減死

元德秀傳秀字紫芝河南人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肖婦人以爲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嗣吾何憂爲初兄子棧祿喪親無資得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漣流能食乃止既長將爲娶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

魏徵傳徵字元成魏州曲成人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兄子叔慈帝憐然曰此可以賜俗即許之

盧邁傳邁字子元河南人每有功總喪必容稱其服而情有加焉叔下却今休沐過家邁終日與羣子姓均指使無位親之異再娶無子或勸育姬腰對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可以主後

蕭復傳復字展初衡子生戚里端從棄沃以服御與馬相奪復常衣垢弊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風儒不與游以清操顯衡兄華每歎曰此子當與吾宗

劉悟傳悟叔父全諒節度宜武器其敢殺署牙將全諒積緒錢數百萬悟破賊鏖用之

王君廓傳君廓并州石艾人少無行善盜大業末欲聚兵爲盜請與叔俱不從乃誣鄰人通叔母者與叔

共殺之遂皆亡命

李勣傳勣字敬業武后既廢中宗又立廢宗因之諸武擅令唐子孫誅殺敬業起兵魏思溫爲軍師敬業之叔父思文爲潤州刺史敬業兵起以使閭道關固守陰月城陷敬業責曰廢王繼天下無罪見廢今兵以義動何遇拒邪若太后是助宜即姓武思溫等欲殺之敬業不許及揚楚平乃獨免後遂賜武姓柳公綽傳公綽字寬京兆華原人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與吾門者此兒也因小字起之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

杜兼傳兼字處弘父廣安祿山亂爲追騎所害兼尚幼逃入終南山伯父存介爲賊執臨刑兼號呼願爲奴以贖遂皆免

賈鍊傳鍊字子美河南人少孤客江淮間從父全觀察浙東鍊往依之全尤器異收恤良厚

郎餘令傳餘令博于學擢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爲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爲林也

王珪傳珪字叔玠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薛收傳收字伯褒從兄子元敬隋選部郎遇之子與收及族兄德首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爲長離德首爲鶯鶯元敬年最少爲鷄雛

鄭餘慶傳餘慶與從父細家昭國坊鄉第在南餘慶第在北世謂南鄭北鄭相云

田承嗣傳承嗣從子悅早孤母更嫁平盧戊卒悅隨母轉側淄青間承嗣得魏訪復之年十三拜兄有禮承嗣異之委以號令裁處皆與承嗣意合及長操捍

善鬪冠軍中賊忍祖詐外飭行義輕財重施以釣美

譽人皆附之承嗣愛其才將死願諸子弱乃命悅知節度事令諸子佐之帝因詔悅自中軍兵馬使府左司馬權留後俄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

陽崎傳崎字孤姪異子均常語人曰吾備方伯而心亦昔時一尉耳

崔引傳引字相慎由子也慎由晚無子遇異浮屠以術求生引字滿郎及爲相其季父安潛暗曰吾父兄刻苦以待門戶終爲滿郎懷之

韋夏卿傳夏卿字靈客性通簡終年不見其喜愠極孤姪思歸己子

薛播傳播早孤伯母林通經史善屬文躬授經諸子及播兄弟故開元天寶間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爲衣冠光耀

因話錄李約初至金陵于叔李錡坐屢設招隱寺標致一日錡宴寺中謂約曰十郎傳誘招隱寺昨遊宴何殊州中約笑曰約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彩物裹庭蓮泥鹿跑泉音樂亂山鳥聲實不如在叔父大廳錡笑

小學善行篇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子仲郭弟公權及公綽卒仲郭事公權如事公綽非其親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爲京兆監鑒使出遇公權于通衢必下馬端笏立俟公權過乃上馬公權歸必束帶迎候于馬首公權屢以爲言仲郭終不以官達有小改

五代史唐家人傳太祖弟克寧爲人仁孝居兄弟中最賢事太祖小心不懈太祖病召莊宗侍側屬張承業與克寧曰以亞子累公等太祖崩莊宗告於克寧

明倫彙編家範典第七十九卷叔姪部

下人區書集卷之五

日見年孤稚未過庶政雖有先王之命恐不足以當大事叔父勸德俱高先王嘗任以政矣敢以軍府煩季父以待兄之有立克寧曰吾兄之命以兄屬我誰敢易之因下而北面再拜稱賀莊宗乃即晉王位初太祖起于雲朔之間所得驍勇之士多養以為子而與英豪戰爭卒就霸業諸養子之功為多故尤寵愛之衣服禮秩如嫡諸養子麾下皆有精兵侍功自恣自先王時常見優假及新王立年少或託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存顯存實告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姪理豈安乎人生富貴當自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土宇苟有所歸吾復何求也克寧妻孟氏素剛悍存顯等各道其妻入說孟氏數以迫克寧克寧仁而無斷惑于羣言遂至于禍都虞候李存質得罪于克寧克寧殺之而與張承業李存璋有隙又求兼領大同軍節度使于是幸臣史敬瑊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顯謀執王及太后以降梁莊宗召承業存璋告之曰季父所為如此奈何然存肉不可自相魚肉吾當避賢路以紓禍于吾家承業等請誅克寧乃伏兵于府置酒大會克寧既至執而殺之

晉本紀出帝父敬儒高祖兄也早卒高祖以其子重貴為子高祖六子五皆早卒而重廢幼故重貴得立重貴少而謹厚善騎射高祖使博士王叢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義謂叢曰此非我家事也高祖為哭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盡出諸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拜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原尹北京留守

開府元龜漢張曜同州車渡村人故太原監軍使承業之猶子也承業佐後唐武皇莊宗有功甚見委遇曜聞之與昆仲五人自故里奔於太原莊宗皆任用之曜天祐十三年補麟州刺史承業治末嚴毅小過無所容恕一姪為磁州副使以其殺河西賈羊客承業立捕斬之責誠曜等曰如車渡村百姓劉開道下賊憤作非為今須改行若故態不降死無日矣故曜所至不敢誅求

南唐書顏頡傳頡季父非理據鄉人桑詣邑求治令尹下謂頡之謂頡以已繕其訟遂止

王與傳與為光州刺史先是與兄子拯為海州副使叛入北方以為刺史與在光州間遣親信通書幣與執之以聞因求罷郡復為按察使

遼史耶律善傳善為都點檢尼從獵黑嶺後熊上因樂飲謂善曰汝有求乎對曰臣富貴輪分不敢他望惟臣叔先朝優遇身歿之後不肖子坐罪籍沒四時之薦享諸孫中得放一人以主祭臣願畢矣詔免籍復其產

耶律魯魯傳魯字控溫父偶思遠輩時為本部夷萬董魯魯其長子也性質厚在契丹與太祖遊從父釋魯奇之曰與我家者必二兒也太祖既長相與易裘馬為好然魯魯事太祖彌謹會滑哥試其父釋魯太祖顧魯魯曰滑哥試父料我必不能容將反噫我今被歸罪蓋晒為解我姑與之是賊吾不忘也自是魯魯常佩刀從太祖以備不虞居久之魯魯父偶思病召魯魯曰阿保機神略天授汝率諸弟赤心事之已而太祖來問疾偶思執其手曰爾命世奇才吾兄

阿魯者他日可委以事吾已諭之矣既而以諸子屬之

蕭胡觀傳胡觀字乙辛口吃視料髮鬚伯父孝穆見之曰是兒狀貌族中未嘗有

宋史燕懿王德昭傳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幽州軍中晝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說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責德昭以言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責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上聞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邪

吳榮王顯傳顯字仲明元祐初賜成宜坊第一區榜日親賢與弟顯對聯車駕偕三宮臨幸留宴終日拜太尉諸子皆命賜官制曰先皇帝駕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養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於道皆可以為萬世法朕承侍兩宮按行新第願瞻懷恩潛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在王家何以公榮王言為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五歲以上悉佩之

著之簡策天下不以為私今王諸子性於忠孝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頌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為善之樂尚勉之哉母恭父祖以為邦家光徙封徐王詔書不名顯被病徙封楚王病益篤帝親執醫視診令晝夜具起居狀問小愈則喜既而薨年四十七帝即臨哭輟朝五日

真宗本紀真宗太宗第三子也太祖愛之育於宮中嘗登萬歲殿升御榻坐太祖大奇之撫而問曰天子好作否對曰由天命耳

五八司馬長文

范贊傳贊字文素爲宰相從子校書郎果求奏遷秩賈作詩觀之時人傳誦以爲勸戒某字師回少孤質視如己子

石守信傳守信子保興世豪貴累封鉅萬悉爲季弟保從之子所廢

仁宗張貴妃傳妃父堯封爲石州推官卒時堯封兄堯佐補蜀官堯封妻錢氏求堯幼隨之官堯佐不收恤以道遠辭妃幼無依錢氏遂納於章惠皇后宮慶長得幸有盛寵而堯佐因緣倖致位通顯云

廣延澤傳延澤爲供奉官遷左藏庫副使坐與諸廷爭家財失官居西洛卒

李濟傳濟孫仲容字儀父三弟早卒字其諸孤十餘人如己子當世稱其長者

曹光實傳光實從子克明字堯卿既生會敵攻百丈縣父光適遇害姆抱克明匿葦蒲中得免既長喜兵法善騎射從父光實奇之補爲衙內都虞候光實擊敵於葦蒲川戰沒克明時護輜重在後聞光實死懼軍亂絕不發喪陽令人西來傳光實令還軍銀州而潛與僕張貴入敵中獲光實尸以還葬京師絲是顯名

陳希亮傳希亮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餘息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業成乃召兄子庸諭使學遂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二儒

張去華傳去華父竒字希賈好學不事產業既孤諸父使督耕廬上他日往視之見閱書于樹下怒其不親舊事詬辱之詎謂其兄曰若不就學于外素志無

成矣遂潛詣洛陽龍門書院與宗人沉璧凝結友故名聞都下

李若拙傳若拙子緯知華州蒲城氏李蘊訴人盜其從子亡去緯問曰若有仇邪曰無有曰有失亡邪曰無有緯揮鎗去因密刺蘊蘊有陰罪經覺之懼事暴殺之以滅口遂收蘊致法

王珪傳珪字父罕字師言珪少孤卒教養有恩後珪貴每子書必以盛滿爲戒云

杜純傳純字孝錫少有成人之操伯父役官南海上其孤弱不能還純白父請往如期而喪至

曲珍傳珍字君玉好馳馬試劍嘗與叔父出塞游獵伴遇夏人陷其圍中馳擊人呼衆披靡得出願叔不至復持短兵還決圍遂俱脫

崔道度傳道度字堅白純介好學始七歲受經于叔父憲嘗以春秋編年史漢紀傳之例問于憲憲曰此兒他日成令名矣

馬仁瑀傳仁瑀遷瀛州防禦使兄子當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宿恨但遇誤爾願以過失殺傷論仁瑀曰我爲長吏而兄子殺人此怙勢爾非過失也豈敢以私親而亂國法哉遂論如律給民間布帛爲棺斂具

宋湜傳湜字持正父溫故弟溫舒兄弟皆有時名湜幼警悟早孤勵志篤學溫舒典羅州提行代作牘奏詞敏而麗溫舒拊背曰此兒真國器恨吾兄不及見也

王嗣忠傳嗣忠尤睦宗族撫諸姪如己子著遺戒以訓子孫勿得析居

明倫彙編家範典第七十九卷叔姪部

王博文傳博文子晦爲開封府推官宦者李九良訴其叔父死疑爲仇家所毒請付棺驗視衆欲許之晦獨不可曰苟無實是無故而暴屍且安知非九良有姦窮治果與其叔父家有怨

李庭芝傳庭芝字祥甫少穎異日能誦數千言而智識恆出長老之上王晏守隨庭芝年十八告其諸父曰王公食而不恤下多怨之隨必亂請從家徙安以避諸父勉強從之未決旬是果爲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衆

胡安國傳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榮點難制父閉之空關其上有維木黃蓋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于其上

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

吳職傳職僭王位于興州使人告其伯母趙氏趙怒絕之叔母劉日夜號泣罵不絕口職扶出之族子侯爲興元統制見僞檄色甚不平

陳文龍傳文龍字君貴益王稱制于福州文龍參知政事已而大軍入廣建寧泉福皆降王剛中徇興化文龍乃使其將林華偵伺境上華即降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腹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首飾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強之卒不屈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大兵既歸文龍之姪復舉兵殺林華檄興化未幾復破興化死之

鄭興裔傳興裔父蕃和州防禦使興裔早孤叔父深以子字之分以餘資與興裔不受請立義莊贍宗族及

漢後漢解官致追報之職

蘇軾傳軾子過字叔黨就讀貶遷徒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暑所須者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為文曰志隱賦覽之曰吾可以安于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列傳時稱爲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

呂蒙正傳蒙正授太子太師表請歸洛上過洛兩幸其第錫賚有加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穎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

孫瑜傳瑜與之子始更之亡朝廷錄其子孫時瑜之子爲諸孫長瑜曰吾忍因父喪而官吾子乎以兄之孤上之

范鎮傳鎮兄鑑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時未仕從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于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歐陽守道傳守道歷著作佐郎守道之兄之妻蚤喪其子演五歲餘且多病沒生甫數月守道三十未育室賴無能乳哺者日夜抱之泣泣里巷憐之演既長出莫知所之守道哭而求諸野終不能得三年不食肉頓顙不釋者終身

史嵩之傳嵩之遺父喪起復嵩之從子環卿嘗以書諫曰伯父乘天下之大政必能辦天下之大事庸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度不克終用人之法不待舉劾而改官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聚敘理者有之丁難未幾而遽赦起復者有之惜曰有

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醜惡異實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獻賂慕賞而得之乎果能馳身鞍馬效一戰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襲襲而得之乎徒聞包其公行政出多門便變私昵親朋萬狀祖宗格法壞於今日也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應辦盤金帛稅務累絡繹道路一則督府二則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推搡則有趙葵盧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別之保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損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饑民叛將乘虛擄危侵軼於沅湘搖蕩於鼎澧爲江陵之勢荷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則江浙之諸郡焉得高枕而臥況殺降失信則前日微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際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則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蓋早爲之圖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續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長強禦之士竊以春秋之法聲其計賊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故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勳臣之列而乃屬於蔡京謀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於地下乎人謂禍起蕭牆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爲伯父苦口極言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

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弦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視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竟猶同籌驢同轡天下大勢殷駸日趨於危亡之域矣伯父與環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少年而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居無何環卿舉宰相傳書之致書云

歸田錄蘇王元儼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眞宗朝六人已亡歿至仁宗即位獨蘇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憂時仁宗幸其宮視爲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于理余時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

東坡雜記九江陳輔之有於陳仲子之操不娶無子曰我罪人也東坡曰子有荀子乎曰有坡曰魯山道州乃前比也輔之一笑曰桓古多此賢陶彭澤不解事忍飢作此詩意古賢能飽人輔之今爲丹陽南郭人

燕翼貽謀錄歐陽修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既貴乞以一官回贖以報其德詔從之乃自國外郎贈郎中後世以爲美談不知又有先於修者王曾爲參知政事改葬叔太子中舍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詔贈宗元工部員外郎嚴氏懷仁縣太君

青箱雜記錢穎郡武人先仕江南歸朝爲侍御史嘗憤叛臣盧絳殺其叔惟儀又害其家後逢來陸見舞蹈大類遂前以笏擊而路之太祖驚問其故穎曰臣爲叔父復讐非有他也因俯伏頓首請罪極言絳復子野心不可畜太祖即下令誅絳而赦穎

家世舊事少師卜居醴泉第舍卑狹頃少時嘗到宛

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弦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視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竟猶同籌驢同轡天下大勢殷駸日趨於危亡之域矣伯父與環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少年而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居無何環卿舉宰相傳書之致書云

歸田錄蘇王元儼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眞宗朝六人已亡歿至仁宗即位獨蘇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憂時仁宗幸其宮視爲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于理余時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

東坡雜記九江陳輔之有於陳仲子之操不娶無子曰我罪人也東坡曰子有荀子乎曰有坡曰魯山道州乃前比也輔之一笑曰桓古多此賢陶彭澤不解事忍飢作此詩意古賢能飽人輔之今爲丹陽南郭人

燕翼貽謀錄歐陽修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既貴乞以一官回贖以報其德詔從之乃自國外郎贈郎中後世以爲美談不知又有先於修者王曾爲參知政事改葬叔太子中舍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詔贈宗元工部員外郎嚴氏懷仁縣太君

青箱雜記錢穎郡武人先仕江南歸朝爲侍御史嘗憤叛臣盧絳殺其叔惟儀又害其家後逢來陸見舞蹈大類遂前以笏擊而路之太祖驚問其故穎曰臣爲叔父復讐非有他也因俯伏頓首請罪極言絳復子野心不可畜太祖即下令誅絳而赦穎

家世舊事少師卜居醴泉第舍卑狹頃少時嘗到宛

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弦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視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竟猶同籌驢同轡天下大勢殷駸日趨於危亡之域矣伯父與環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少年而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居無何環卿舉宰相傳書之致書云

歸田錄蘇王元儼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眞宗朝六人已亡歿至仁宗即位獨蘇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憂時仁宗幸其宮視爲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于理余時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

然如術諸房門皆題誰居先公太中所說也後十年再到則已為四翁房子孫所賣更易房室不忍復觀矣自少師貴顯居京師醴泉第宅大評事諸孫居之後遂分而賣之先公未嘗問也券契皆存以其上有少師書字故不忍毀去然收藏甚密家中子弟有未嘗見者先公守鳳州時四翁間欲得宅否先公答以叔有之與卿有之正同當善守而已又出一少師小印合示頤曰祖物也可收之頤曰翁能保之足矣不敢受者所以安其疑心也又知太宗皇帝御書及少監真像皆在亦未敢求見不意幾數年四翁卒比再至醴泉則散失盡矣思之痛傷後又二十年頤到醴泉改葬少師始求得少監段太君告十三翁家少師犀帶于長安太監薄家少師絲玉枕于四翁女和家鞍瓦于三翁家

樂城遺言東坡伯達叔仲諸許昌生事蕭然公為愛天倫義成別業在浚都瀟之九阡數百緡悉以助焉囑勿輕用時公方降三官謫籍奉俸

竹坡詩話東坡嘗有書與其姪云大凡為文當使氣衆峰嶽五色綢繡漸老漸熟乃造平澹余以謂不但為文作詩者尤當取法于此

瘦竹齋談藝錄倪肖冬月攜家遊西湖覽南北二山之勝真宴南園同族判院與焉席間有獻牽絲傀儡為土偶負小兒者名為遊春黃胖韓順族子汝名能詩可詠即承命一絕云腳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線斷兒童手骨肉都為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宴而去未幾禍作

厚德錄趙閱道少保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于三衢

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欲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遷翁居而不追其值

拊掌錄張丞相好草聖而不正流輩皆譏笑之丞相似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其姪錄之當波險處姪因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熱觀久之亦自不識詎其姪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

倦遊錄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戚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明年乞致仕金史世紀昭祖諱石魯剛毅質直生女直無害笑無約束不可倫制昭祖欲稍立條教諸父部人皆不悅欲坑殺之已被執叔父謝里忽知部衆將殺昭祖曰吾兄子賢人也必能承家安輯部衆此輩奈何輒欲坑殺之亟往勸弓注矢射于衆中劫執者皆散走昭祖乃得免昭祖稍以條教為治部落安強

謝里忽傳來流水烏薩札部殺完顏部人昭祖往烏薩札部以國俗治之大有所復頤之于諸父昆弟而不及謝里忽謝里忽曰前日免汝于死者吾之力往治烏薩札部者吾之謀也分不及我何邪昭祖于是早起自齋間金列釋往饒之時謝里忽猶未起擁履衣而問曰爾為誰昭祖曰石魯先擇此寶而後頤及他人敢私布之謝里忽既揚言初不自安至是乃大喜刺額者腰佩也

太祖諸子傳海陵謀弒立畏宗敏屬尊且材勇欲構誣以除之時歷宗屢殺大臣宗敏受之謂海陵曰主

明倫彙編家範典第七十九卷叔姪部

上喜殘殺而國家事重奈何宗敏言時適左右無人海陵將以此為指斥構害之自念無證不可發乃止及欽熙宗使葛王召宗敏葛王者世宗初封也宗敏聞海陵召疑懼不敢往葛王曰叔父今不即往至明日如何與之相見宗敏入宮海陵欲殺之尚猶豫以問左右烏帶曰彼太祖子也不殺之衆人必有異議不如除之乃使僕散忽土殺之忽土刃擊宗敏宗敏左右走避膚髮血肉俱藉遍地葛王見殺宗敏問于衆曰國王何罪而死烏帶曰天許大事尚已行之此縱殺爾何足道者

豫王末成傳章宗以末成誕日親為詩以賜有美譽自應輝王廢忠誠不待啓金鑰之語當世榮之

劉徽柔傳徽柔字君美選洪洞令徽柔明敏善聽斷縣人楊連者投標于縣以為夜雨屋壞壓其姪死號慙哀切徽柔焚視而笑曰汝利姪財而殺之乃誣雨邪叱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真干法

賈少冲傳少冲字若虛天會中再伐宋調及民兵少冲甫冠代其叔行

龐迪傳迪字仲由官爵之賡率先諸姪溫迪平移室憑傳移室憑兄木榮國初有功授世襲謀克移室憑性忠正強毅善騎射臂力過人皇統初襲其兄謀克橫戰功為洮州刺史謂人曰謀克兄職也兄子幹魯古今已長矣遂以謀克讓還兄子宗弼聞而嘉之曰能讓世襲可謂難矣

董師中傳師中方在政府近侍傳語將錄用其子師中奏曰臣有姪孤幼若蒙恩錄騰千臣子義之以

其姪爲輩現承奉

元史太祖本紀帝十世祖孛端叉兒歿于八林昔黑刺壳合必蓋嗣生子曰咩然篤敦咩然篤敦曰莫罕倫生七子而莫罕倫性剛急時押刺伊而部有羣小兒掘田間草根以爲食莫罕倫乘車出適見之怒曰此田乃我子馳焉之所羣兒輒敢壞之邪驅車徑出輒傷諸兒有至死者押刺伊而忿怒盡驅其羣倫馬羣以去莫罕倫諸子聞之不及被甲往追之莫罕倫私愛曰吾兒不甲以往恐不能勝敵令子孛敦甲赴之已無及矣既而果爲所敗六子皆死押刺伊而乘勝殺莫罕倫流其家唯一長孫海都尚幼乳母匿諸積木中得免先是莫罕倫第七子納真於八刺忽民家爲贅婿故不及難聞其家被禍來視之見病瘵十數與海都尚在計無所出幸驛馬時兄之黃馬三次擊套年過歸納真至是得乘之乃僞爲牧馬者謂押刺伊而路逢父子二騎先後行臂鷹而獵納真識其鷹曰此吾兄所擊者也趨前給其少者曰有赤馬引羣馬而東汝見之乎曰否少者乃問曰爾所經過有鳥馬乎曰有曰汝可爲吾前導乎曰可遂同行轉一河隈度後騎相去稍遠刺殺之繫馬與鷹趨迎後騎給之如初後騎問曰前射鳥鷹者吾子也何爲久臥不起耶納真以鼻對騎者方怒納真乘隙刺殺之復前行至一山下有馬數百牧者唯童子數人方擊毬石爲戲納真熟視之亦兄家物也給間童子亦如之於是登山四顧悄無來人盡殺童子驅馬臂鷹而還取海都并病婦歸八刺忽之地止焉海都稍長納真率八刺忽怯谷諸民共立爲君

巴而木阿而忒的斤亦都護傳亦都護者高昌國主號也紐林的斤始封高昌王子帖木兒補化爲暹昌等處都總帥連營花赤奔父畏干永昌請以王許讓其叔父欽察台叔父力辭乃嗣爲亦都護高昌王至治中其弟錢吉乃以讓嗣爲亦都護高昌王布魯海牙傳布魯海牙幼時叔父阿里普海牙欺之盡有其產及貴顯築室宅傍迎阿黑普海牙居之弟益恃恩海牙以宿恨爲言書慰諭之終無間言

麗鐸傳麗鐸字榮蘭陽人蚤孤育于伯父及壯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無子鐸爲買妾歲餘產一女其妾性頗不慈熱寐壓女死久之伯父卒鐸喪之甚哀遺腹生一男鐸無前失告其母及妻妹護視之已復產戶外中夜審察不敢安寢弟能食常自抱哺與同臥起十年不少息弟有疾鐸夜稽顙星斗哀禱曰天不伐余家鐸父子間可去一人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明日弟愈

楊一傳一懷五人至元間饒其叔清家貧密以分契詣神祠焚之與清同居者三十年無間言

張本東昌往平人篤孝事伯父叔父皆甚謹伯父常病本晝夜不去側復載以巾車步挽詣侍醫之張慶真定人善事繼母伯父泰異居河南慶聞其貧迎歸養之供膳豐備過于所生

元晉大名人父有昆弟五人因貧流散江淮久之遂客死至大四十年善往尋其骸骨并迎弟姪等一十五喪而歸改葬祖父母以諸喪序列附于塋大州縣以聞並旌其家

張閏傳閏延安延長縣人兄顯卒即以家事付姪聚

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閏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聚聚辭之來自謂不如

關里吉思傳關里吉思封高唐王西北不安請往平之陷敵不屈死焉追封趙王于木安幼諳以弟木忽難襲高唐王木忽難才識英偉謹守成業撫民御衆境內父安痛其兄死節遣使如京師表請卹典又請翰林承旨閏復銘銘石教養木安過于己子命家臣之護厚者掌其兄之珍服祕玩待木安成立悉以付之至大二年木忽難加封趙王即以讓木安三年木安襲趙王尚晉王女阿剌的納八刺公主

卜顏鐵木兒傳卜顏鐵木兒性至孝幼養于叔父阿木事之如親父

秦長卿傳長卿尚風節好論事阿合馬寧政長卿請誅之由是大恨長卿誣以折閱課額數萬緡下吏殺之長卿從子山甫爲建康府判官聞長卿冤狀即日棄官累薦不起以卒

劉德泉傳有朱汝諧濮州人仲父子昭子玉貧病汝諧迎至家奉湯藥甘旨甚謹後卒民葬禮鄉人賢之

許謙傳謙字益之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

康希憲傳希憲從弟希賢字達甫伯父布魯海牙書曰是兒剛果當大吾家

帖木兒不花傳帖木兒不花世祖孫鎮南王脫歡第四子也脫歡薨于老章襲封鎮南王老章弟脫不花襲封鎮南王脫不花薨于老章襲封鎮南王脫不花乃嗣爲鎮南王文宗天曆初賜帖木兒不花黃金

五十兩白金五十兩幣三十匹二年李羅不花已長帖木兒不花請以其位復還李羅不花朝廷以其讓而不居也改封宣讓王賜金印移鎮於蘇州

史天倪傳武仙叛天倪爲仙所殺子五人其三入尚幼俱死于難惟樞權在樞字大濟歲已亥知中山府事尋遷征南行軍萬戶與經略地斬黃善撫士卒所向有功壬寅天澤引樞入見太宗奏曰臣兄天倪死事時二子尚幼臣受詔攝行府事今樞已成入乞解職授之帝嘉嘆曰今之事官者多議官者少卿此舉殊可嘉尚朕自有官與之即以樞爲員定兵馬都總管佩金虎符

字羅帖木兒傳至正十一年盜起字羅帖木兒同從子馬哈失力與賊相持字羅帖木兒被重創磨馬哈失力使去曰吾以死報國汝無留此馬哈失力泣曰死生從叔父既而字羅帖木兒被執賊請同爲逆字羅帖木兒怒罵之遂遇害馬哈失力帥家奴求其尸復與賊戰俱沒于陣舉家死者凡二十六人

姚燧傳燧字端甫世系見疑伯父樞傳父格燧生三歲而孤育于伯父樞樞隱居蘇門謂燧蒙暗故皆之甚急疑不能堪楊與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爾何以急爲且許離以女

伯顏傳初伯顏欲以其姪脫脫宿衛伺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樞密知院汪家奴翰林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實屬意脫脫故脫脫政令日修而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爲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側儀衛反落帝如晨星勢倏熾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乘間自陳

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遣阿魯世傑班日以忠義與之往復論難益知其心無他遂聞于帝帝始無疑是年車駕自上都還京伯顏數以兵巡行紅城諸處歸報在夜三人謀益堅伯顏不知益逞因虐構陷

鄧王徹徹魯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行刑復奏貶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皆化辭色憤厲不待旨而行帝益忿之伯顏且日益立威儼然諸廷及無辜六年二月伯顏自領兵衛請帝出田脫脫告帝托疾不往伯顏固請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欲有所爲遂與世傑班阿魯世傑謀曰于帝戊戌脫脫悉拘門衛受密旨領軍阿魯世傑班侍帝側傳命是夜帝御玉德殿主符微發號令詳見脫脫傳中夜二鼓遣太子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千騎抵太子營取之入城夜半見帝四鼓命只兒牙奉詔往柳林出伯顏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己亥伯顏遣人來城下問故脫脫偃城門上宣言有旨豈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之陛辭不許遂行道出真定父老奉賜酒以進伯顏問曰爾曾見子殺父事耶父老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見臣殺君伯顏俯首有慚色三月辛未詔徙南恩州陽春縣安置病死于龍興路驛

合 脫脫傳脫脫字大用生而岐嶷異于常兄及就學師浦江吳直方至元四年脫脫伯父伯顏爲中書右丞相既誅唐其勢益無所忌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衛精兵收爲己用府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脫脫雖幼養于伯顏常愛其敗私請于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責怒則吾族亦失焉若

于未敗國之其父以爲然復懷疑久未決贊之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于國家耳餘復何顧焉當是時帝之左右前後皆伯顏所樹親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日與之處脫脫遂與二人深相結納而錢唐楊瑄等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帝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論事使瑄參焉五年秋車駕留上都伯顏時出赴應昌脫脫與世傑班阿魯謀欲禦之東門外懼弗勝而止會河南范正矯殺省臣事連瑄訪使致輔伯顏風臺臣言漢人不可爲廉訪使特別兒怯不花亦爲御史大夫畏人之讒已解疾不出故其章未上伯顏促之急監察御史以告脫脫脫脫曰別兒怯不花位吾上且掌印我安敢專邪別兒怯不花聞之懼且將出脫脫度不能過謀于直方直方曰此祖宗法度決不可廢盡先爲上言之脫脫入告于帝及章上帝帝如脫脫言伯顏知出于脫脫大怒言于帝曰脫脫雖臣之子其心專佑漢人必當治之帝曰此皆朕意非脫脫罪也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不密謀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阿魯議候伯顏入朝禽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端助悉爲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名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伯顏遂疑脫脫益增兵自衛六年二月伯顏請太子燕帖古思獵于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以

古今圖書集成

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伯顏及成遂拘京城門鎗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御玉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午門聽命又召瑪及江西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詔成夜已四鼓命中書平章政事只兒牙魯赴柳林已亥脫脫坐城門上而伯顏亦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曰有旨逐丞相伯顏所領諸衛兵皆散而伯顏遂南行

明外史章盜傳盜字三益寇破龍泉執盜從子存仁盜曰吾兄止有一千不可令絕挺身出代存仁賊得盜大喜就問計策盜厲聲責之賊怒縛盜于柱以刀磨脅欲降之盜不為屈賊竟不敢害

何遜傳連上疏極言江彬怙權倡亂廷杖四十遂卒時與連同死杖下者屠軾字敬之為人剛爽磊落善議論從父瀚字汝約時方為刑部主事亦以諫受杖杖死為經紀其喪以歸嘉靖中瀚等大禮再受杖每陰雨創痛曰吾無愧敬之地下足矣

王鈞傳鈞字于宜伯父詒弘治年舉進士時鈞初入塾或語之曰孺子讀書亦當如是鈞曰讀書但求進士邪聞者異之

李頤傳頤字惟貞餘干人弟謙賢而早卒已以廕昇其子鄉人稱焉

汪提傳提字介夫祁門人伯父有疾率從兄弟臥牀下不解衣帶既卒寢不離長次

鄒謙傳鄒字仲涵從弟澄及妻早亡遺三女淵撫之過于己生

孔昭復據之孔昭性兇戾崇禎時附溫體仁搏擊善類為衆所疾尋出督南京操江即捕萊臣整之獄襄王贈塔傳贈塔仁宗第五子母昭皇后永樂二十二年封仁宗崩監國宣宗征漢留守敬恪有令譽宣德四年就藩長沙正統元年從襄陽七年來朝英宗北狩諸王中贈塔最長且賢衆望頗屬太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宮不果召而贈塔上書太后請立英宗世子令鄭王監國舉勇智士迎變書至景帝立數月矣英宗還京師居南內又上書景帝宜且夕省膳問安率羣臣朝望見無忘恭順英宗復辟石亨等誅戮于謙王文有迎立外藩語帝頗疑贈塔久之從官中得贈塔所上一書而金符果在太后閣中乃賜書召贈塔比二書千金騰入朝宴便殿避席請曰臣遇汴汴父老遮道言按察使王榮賢以誣逮詔獄願皇上加察帝立出榮命為大理卿數請反國賜護衛所手鷹坊司且令官殿制如黃屋贈塔取贈謝不敢帝稱善親送至午門外握手泣別贈塔拜帝亦拜贈塔遂巡復拜如是者再帝曰叔父欲何言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省刑薄斂帝拱謝曰敬受教目送贈塔出端門乃還四年復入朝帝為製峴山漢水賦及襄陽四時歌親餞之虛溝橋六年又召以老辭歲時存問禮遇之盛諸藩所未有也

漢王高煦傳高煦成祖第二子負氣力凶狠狡悍嘗以成祖命同仁宗謂孝陵仁宗體肥重且足疾雨中使掖之行值失足高煦從後言曰前人蹉跌後人知警皇太孫應聲曰更有後人知警也高煦同顧包變大孫即宣宗也宣宗即位高煦遂反帝親征高煦出歸罪羣臣請正典刑不允同歸京師誦之帝一日欲往視高煦左右止之不聽及至熱視久之高煦出不意伸一足勾帝仆地左右亟扶起乃命壯士昇銅缸覆之缸約重三百斤高煦項負之輾動帝命積炭缸上燃之逾時火熾銅缸高煦死諸子並死

趙簡王高熲傳靖王見濟甯棄欲殺其叔父詔奪祿米三之二去冠服載民巾

陳旺妻唐氏傳唐氏汝陽人隨其夫以歌舞逐食四方正德三年秋旺攜妻及女環兒幼姪成兒至江夏九峯山有史聰者亦以傀儡為業見婦女皆麗麗而旺且老因給旺出求食至青山夜殺之明日聰獨返攜其婦女幼姪入武昌山吳王祠越數日持利刃脅唐氏氏曰汝殺吾夫吾不能殺汝以復讎忍從汝亂耶遂遇害賊裹以席置荆棘中明日從妻衣圍又數日賊迫環兒臨以刃書曰汝賊也殺吾父母吾恨不能報讎肯從賊為狗彘行乎晉聲振林木賊亦殺之瘞襄壤中而去其年冬至賊被酒成兒夜潛出告官擒于葛店市伏誅

靖江王守謙傳守謙太祖從孫父文正南昌王子也太祖起兵時文正母王攜文正從軍中帝與高后撫如已子比長涉傳記饒勇略隨漢江取集慶路已有功授樞密院同舍太祖與語若欲何官文正對曰叔父成大業何患富貴貴貴先及私親無以服衆太祖善其言益愛之太祖為吳王命為大都督制中外諸軍事及再定江西調洪都重鎮屏翰西南非骨肉重臣莫能守乃命文正統元帥趙得勝等鎮其地江西之平文正功居多太祖還京告廟飲至賜常遇春

廖求忠及諸將士金帛甚厚念文正前言知大體錫
功尚有待也文正遂不能無少望性素于急至是益
暴怒無常度任據吏衛可達審部中于女按察使李
欽冰奏其驕侈狀望太祖遣使詰責文正慚懼飲冰
登言其有異志太祖即日登舟至城下遣人召之文
正倉卒出迎太祖持之泣曰汝何為者遂載與俱歸
廷臣請寬其事高后力解之曰兒特性剛耳無他也
免官安置桐城尋命督築荊州城事竣將復之未幾
卒飲冰亦以他事伏誅文正之謫也守諫甫四歲太
祖撫其頂曰兒無恐爾父背誦教胎我憂我終不以
父故廢爾育之官中守諫幼名鐵柱吳元年以諸子
命名告廟更名燁洪武三年更名守諫封靖江王祿
親郡王官屬親王之半

浦延祿妻王氏傳王氏蓬萊人年二十守節撫孤崇
祿五年年九歲等叛城陷氏叔允章至其家問所向
答曰兒豈向患難中求活時有麻索在牀頭叔以手
握之曰然則宜決計于此耳氏首肯遂從容就縊
張以事傳以事字志道古田人年八歲或訟其伯父
干縣逮繫獄因請縣伸理尹異而詰之以淳自言能
為詩命賦琴堂詩立就伯父由是得釋

呂稱薦峰東所語何寧科說刑部有一婦人與小叔
通此婦人夫喪了止有一子婦人又與他人通姦之
他人後又出之婦人歸小叔遂收之為妻其子恥之
乃殺小叔刑部問以殺期親尊長死罪大理評不當
死刑部曰律無該載請旨先生曰律有上下比附春
秋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
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狄曾桓桓去其姜氏傳謂

絕不為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
當之不得以逆論茲叔與嫂姦是無人倫弟無其兄
姪可無其叔矣其殺之不當死罪

叔姪部雜錄

詩經小雅伐木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
我弗顧孔氏曰稱之以父親親之辭也天子呼諸
侯同姓大國曰伯父同姓小國曰叔父

魯頌閟宮篇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
宇為周室輔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
禽也啓爾宇居也

綴耕錄宋張文潛明道雜誌云經傳中無姪姪二字
姪字乃世母字一合呼姪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
合如真言中合兩字音為一

日知錄古人于父之昆弟必稱伯父叔父未有但呼
伯叔者若不言父而但曰伯叔則是字之而已詩所
謂叔兮伯兮今婦今叔于田之類皆字也

今之天子稱親王為叔祖會叔祖甚非古義禮天子
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稱其先君亦曰伯父叔父

左傳昭九年景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伯父惠公十
五年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皆稱其先君為伯父
叔父之辭也故禮有諸父無諸祖

叔姪部外編

冥祥記晉唐遵字保道上虞人也晉太元八年暴病
而死經夕得蘇云有人呼將去至一城府未進項見
其從叔自城中出驚問遵汝何故來遵答違離姑姊
並歷年載欲往問訊本明當發夜見數人急呼來此
即時可得歸去而不知還路從叔云汝姑喪已二年
汝大姊兄道文近被錄來既蒙恩放仍留看戲不即
還去積日方歸家已殯殮乃入棺中又搖動棺器冀
望其家覺悟開棺棺遂至路落棺下其家或欲開
之乃問卜者卜云不吉遂不敢開不得復生今為把
沙之役辛勤極苦汝宜速去勿復住此且汝小姊又
已喪亡今與汝姑共在地獄日久憂苦不知何時可
得免脫汝今還去可語其兄勸修功德庶得免之於
此示還歸路將別又囑遵曰汝得還生良為殊慶在
世無幾憶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應皆昔聞其語
今親其實汝宜深勤善業務為孝敬受法持戒慎不
犯一去人身入此罪地幽窮苦酷自悔何及勤以在
心不可忽也我家親屬生時不信罪福今並遭塗炭
長受楚毒熾爛傷痛無時暫休欲求一日改惡為善
當何得耶悉我所具故以囑汝勸化家內共加勉勵
言已涕泣因此而別遵隨路而歸俄而至家家治棺
將竟方營殯殮遵既附屍屍尋氣通移日稍差勸示
親識並奉大法初遵姑適南郡徐漢長姊適江夏樂
瑜于小姊適吳興嚴曉遂路懸遠久斷音息遵既差
遂至三郡尋訪姑及小姊姊子果並喪亡長姊亦說
兄道文歿後棺動應車皆如叔言以聞遵說道文橫
死之意妙追加痛恨重為製服

冥報記宋王胡者長安人也叔死數載元嘉二十三年忽見形還家責胡以修護有闕家事不理罰胡五杖旁人及鄰里並聞其語及杖聲又見杖痕迹而不觀其形唯胡猶得親接叔謂胡曰吾不應死神道須吾昇諸鬼錄今大從吏兵恐驚損墳墓故不將進耳胡亦大見衆鬼紛闐若村外俄然叔辭去曰吾來年七月七日當復暫還欲將汝行遊歷幽途使知罪福之報也不須費設若意不已止可茶果耳至期果還臨胡家人云吾今將胡遊觀畢當使還不足憂也胡即頓臥牀上泯然如盡叔於是將胡徧觀羣山備觀鬼怪未至嵩高山諸鬼遇胡並有饌設餘族味不異世中唯薑甚脆美胡欲懷將還左右人笑胡云止可此食不得將還也胡未見一處屋宇華曠帳筵精整有二少僧居焉胡造之二僧爲設雜果橫櫺等胡遊歷久之備見罪福苦樂之報乃辭歸叔謂胡曰汝既已知善之可修何宜在家白足阿練戒行精高可師事也長安道人足曰故時人謂爲白足阿練也甚爲魏主所敬魏主敬事爲師胡既奉此訓於其寺中遂與嵩山上年少僧者遊學衆中忽見二僧胡大驚問何時來二僧答云貧道本住此寺往日不憶與君相識胡復說嵩高之遇此僧云君謬耳豈有此耶至明日二僧無何而去胡乃具告諸沙門叙說往日嵩山所見衆咸驚怪即追求二僧不知所在乃悟其神人焉元嘉末有長安僧釋曇爽來遊江南具說如此也隋東川釋慧靈范陽人十二出家遊聽爲釋年至十八乘驢至於叔家叔觀其體快將規害之道持刀往見東牆下有黃衣人揚拳逆叱曰此道人方爲過往

大士何忍欲害叔懼告婦婦曰君心無剛服華所致耳聞已復往又見西牆下黃衣人云勿殺道人若殺大禍交及叔怖乃止明且辭往婦家叔又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送師度難雲在前行正在淅阻叔在其後揮刀欲斫忽見婦夫在旁遂得免害雲都不知雲後學問名德高遠至開皇年中領徒五百來過叔家叔見爾化深悔昔疊乃奉絹十疋夫妻登露雲始知之乃爲說法末斷毒心常以此事每誡門人曰吾昔不棄好物何事累人自預學徒聞皆儉素大有聲譽不測終年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家範典

第八十卷目錄

姑姪部彙考

爾雅

劉熙釋名

張揖博雅

姑姪部總論

禮記

儀禮

白虎通

姑姪部藝文

承姑帖

阿姑帖

奉宜撰太和公主敕書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

祭韓氏老姑文

姑姪部紀事

晉王獻之

前人

唐李德裕

柳宗元

李商隱

家範典第八十卷

姑姪部彙考

爾雅

釋親

父之姊妹為姑

又

王父之姊妹為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為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為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為從

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為族祖姑

又

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

注左傳曰姪其從姑

又

謂姪之子為婦孫

漢劉熙釋名

釋親屬

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己為久故之人也

魏張揖博雅

釋親

姑謂之戚

又

姑故也

姑姪部總論

禮記

檀弓

喪服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姑姊妹在室與兄弟姪皆不杖期出適則皆降服大功而從輕者蓋有受我者服為之重故也言

其夫受之而服為之杖期以厚之故于本宗相為皆降一等也

儀禮

喪服

姑姊妹女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

傳曰此等親出適已降在大功雖於之服期不絕於夫氏故大義服之下姑對姪姊妹對兄弟出

適反為姪與兄弟大功姪與兄弟為之降至大功今還相為期故須言報也

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為其無祭主故也

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釋曰云無主者謂無祭主也故可哀憐而不降也釋曰云人之所哀憐者謂行路之人見此無夫復無子而不嫁猶生哀憐况姪與兄弟及父母故不忍降之也若然降此之外餘人為之服者仍依出降之服而不服加以其餘人思疏故也不言嫁而云適人者若言適人即謂士也若言嫁乃嫁於大夫於本親又以尊降不得言報故云適人不言嫁

又

姑姊妹女子適人者

古今圖書集成

明倫彙編家範典第八十卷姑姪部

第三二七篇 之四三